

李宗江  
著

# 汉语常用词

演变研究

(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宗江  
著

# 汉语常用词

演变研究

(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 / 李宗江著. - 2版.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44-5956-3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 - 词汇 - 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3762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廖宏艳

封面设计 郑 艺

##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 (第二版)

李宗江 著

---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3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956-3/H·0239

定 价 41.00元

---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目 录

## 专题讨论

一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 .....	3
二 衍生性演变 .....	9
三 交替性演变 .....	25
四 常用词演变的原因 .....	33
五 常用词演变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 .....	50
六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方法 .....	61
七 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意义 .....	78
八 常用词演变问题存疑 .....	90

## 个案研究

“V 得(不得)”与“V 得了(不了)”(1994) .....	99
《红楼梦》中的“与”和“给”(1996) .....	110
“即、便、就”的历时关系(1997a) .....	123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1997b) .....	134
“也”的来源及其对“亦”的历时替换(1997c) .....	145
汉语总括副词的来源和演变(1998a) .....	158
汉语“才”类副词的演变(1998b) .....	172
汉语“还”类副词的演变(1998c) .....	192
汉语限制副词的演变(1998d) .....	208

关于《“进”对“入”的历时替换》的几个问题	
——答董志翘先生(1998e) .....	227
汉语重复副词的演变(2002) .....	233
参考文献 .....	247
语料文献 .....	255
工具书 .....	258

# 专 题 讨 论



## 一 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一) 关于词汇演变

讨论词汇演变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讨论一个词怎样变生出另外一个词。这又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一个词由 a 义位演变出 b 义位,这个词在两个义位上读音(有时包括文字形式)发生了分化,有时词类也发生了转化。如由“长(zhǎng)”到“胀(zhàng)”读音和字形都变了。“衣”由“上衣(yī)”演变出“穿着(yì)”,这两个意义不但读音不同,而且词性也不同,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第二,一个词由 a 义位演变出 b 义位,这个词在两个义位上读音和字形都不发生分化,只是词类发生了转化,如“餐”由动词义的“吃饭”变为名词义的“饭食”。第三,一个词由 a 义位演变出 b 义位,仅是增加了一个义位,读音和词类都不发生分化。在词典上,一般把第一种情况的两个义位看作两个不同的词,即演变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词;而把第二、第三这两种情况仅仅看作是产生了一个新义,不看作是产生了一个新词,这是因为编词典着眼于几个意义之间的联系。但从词汇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情况都可以看作是产生了新词。因为一个词多了一个义位,就在词汇系统中多了一重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也就等于产生了一个新词,原有的语音形式带着这个义位以一个词的身份参与新的聚合内成员的历时替换。例如“亡”在“丢失”这个义位上,与“失”构成同义聚合关系,与“得”构成反义聚合关系,与指物名词构成组合关系,如“亡羊补牢”;在“灭亡”这个义位上,与“灭”“废”等构成同义聚合关系,与“存”“兴”等构成反义聚合关系,与表示“国家、政权、军队、民族”等名词构成组合关系,如“亡国”。所以在下文的讨论中对词和义位不作区分,只要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义位就看作是产生了一个新词,不管语音是



否分化,也不管词性是否转类。我们管这种从甲词变生出乙词的词汇演变叫“衍生性演变”,管甲词叫“源词”(需要时也称为“源义位”),管乙词叫“新词”(需要时也称为“新义位”)。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词汇成员的新增旧减以及新旧词语的历史交替。我们管这种意义上的词汇演变叫“交替性演变”。本书着重讨论交替性演变问题,下文再提到词汇演变时,只要不作说明,一律指交替性演变而言。由于讨论交替性演变离不开衍生性演变,因为在交替性演变中要讨论新词的产生,而新词的产生主要是衍生性演变的结果,<sup>①</sup>所以也将涉及衍生性演变的类型及相关问题。<sup>②</sup>

## (二) 关于常用词

研究词汇的演变,没必要也不可能把从古到今所有的词都拿来进行研究,需要划定一个词汇范围,假定这个划定范围内词汇的演变可以代表汉语整个词汇系统的演变。划定的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我们遵从张永言(1995)和蒋绍愚(1989a、1994a)等几位先生的意见,叫“常用词”。怎么界定?实际上这里所指的常用词,既不同于一般以词频统计为依据确定的常用词,也不同于词汇学中的基本词汇的概念。本文所指的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意义上的常用词,首先是作为训诂学研究对象的疑难词语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指对研究词汇演变有重要价值,具体说是指那些代表词汇的核心而其发展变化可以决定词汇发展面貌的词。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常用词作出内涵方面的界定:

---

① 词汇中新词的来源不一定是旧有词汇衍生的结果,还有从方言和外语中来的,这两种情况不在此节讨论。

② 衍生性演变和交替性演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词汇演变现象,不能混淆,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要把二者区分清楚也并不总是很简单的事,有时会出现争议。如结构助词“的(底)”与古代的“之”和“者”之间是衍生性演变的关系还是交替性演变的关系,吕叔湘(1984, 127页)、王力(1980, 320页)的意见是前者,吕先生认为“的(底)”来源于“者”,王先生认为来源于“之”。但石毓智(1998)的意见是后者,认为“的(底)”是替代“之”和“者”的同功能成分,但不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而是由指示代词“底”发展来的。

1. 这类词的所指与人类自身以及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2. 这类词的能指,包括语音和文字形式曾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过变化。

从外延方面说,常用词的范围以下面所列为主:

1. 代词。代词这一类从语法史角度研究得比较多,包括代词在近代演变的研究做得相当出色,有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和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等集大成的著作。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这三大类中的主要成员在古代和近代变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大致上是清楚的。但从词汇史的角度,将不同时期的代词联系起来,通过较为可靠的接近口语的语料,来描述新旧词的消长替换过程,说明新旧词交替的原因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疑问代词“几”从古到今一直在使用,但先秦就存在的“几何”,后来的“几许”“几多”“多少”等双音节的代词之间在演变上是什么关系,还不是非常清楚。<sup>①</sup>再如古代的“如何”“何如”“奈何”与“怎样”“怎么”等是怎样交替的,都值得研究。

2. 量词。一般认为汉语量词中名量词与动量词的产生不同步(王力 1980, 244 页;潘允中 1982, 120 页)。动量词的古今变化较小,主要是名量词的变化大,其中重点是个体量词。个体量词介乎实词和虚词之间,封闭、定位,没有词汇意义,主要起数名组合的中介作用,是汉语特点的表现之一。个体量词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一般化,对名词的选择性变小,如“个、只、件”等。但也不尽然,如“枚”在中古是个结合面较广的量词,类似于后来的“个”,一开始只作为“树”的单位,后来泛化为指一般事物包括动物的单位,对名词的选择性很小(张万起 1998);再如“头”,原来搭配范围较宽,如“龟、雀、

<sup>①</sup> 如吕叔湘(1985, 345 页)认为由于“几”在使用上有种种限制,所以才产生了“多少”,按照吕先生的看法,“多少”是代替“几”的。那么古代与“几”共存的“几何”与“几”和“多少”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需要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来解决。

鸟、鼠、兔、鱼”等动物都可论“头”(潘允中 1982, 113—115 页),但在现代汉语中“枚”和“头”的搭配范围都缩小了。量词的搭配范围扩大,这好理解,词义泛化是一般词义虚化的规律;但范围缩小是什么原因呢?值得研究。表示度量衡单位的量词古今变化也不小,总的发展趋势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以实物为单位的逐渐减少,国际通行性增加。个体量词多由名词发展而来,名词演变为量词的过程怎样,汉语量词作为一个词汇语法范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如把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划开若干平面,在每个平面上都有哪些量词,两个平面量词的继承关系如何?都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3. 名词。名词中较有研究价值的是表示以下语义内容的词:方位、时间、处所,人体器官,亲属称谓,动植物(主要是家畜家禽及农作物)名称,房屋建筑,日常生活器具,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有的名词古今变化很少,如表自然现象、地理现象的名词;有的词古今所指难以比较,如表示职官、行政区划、军队建制、宗教事物以及表示古代哲学范畴的名词(如“阴、阳、虚、实、道”等)可排除在外。

4. 动词。主要是表达以下语义内容的动词:能愿、趋向、使令、心理活动、人体器官的动作、文化活动、战争活动、农业生产、经济活动、言语活动等。另有一些代表特定语义范畴的动词,也较有研究价值,如表给与(给、与),表存在(有、无、没、在),表作为(做、为、干、搞),表判断(系、为、是),表类似(犹、若、似、如、像),表遭受(被、蒙、遭、受、挨)等。

5. 形容词。主要是朱德熙(1984, 73 页)所指的性质形容词,特别是单音的性质形容词。<sup>①</sup>朱先生所指的状态形容词可以看作是性质形容词的形态变化形式,因为只有这样看,这两类词才有共性,否则仅凭句法分布,很难把这两种词划作一类。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

<sup>①</sup> 古汉语中的形容词,现代汉语中有的看作区别词,如“男、女”,从词汇演变的角度看,古今应该一致,都看作是形容词。

性质形容词先产生,状态形容词是后派生出来的,这种变化的来源和发展应主要是语法史研究的对象。

6. 叹词。叹词古今存在差别,但就单个词来说,古今对应性较差,可以分类研究。吕叔湘(1982,345页)分为表感叹,如“噫、嘻、噫嘻、呜呼、嗟呼、啊、哟、嗳、哎、嗨、哦、哼、喝、哎哟”等;表应答,如“唯、喏、哎、啊”;表招呼,如“喂、嗨、嘿”。

7. 数词。数词中基本的系数词和位数词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在甲骨文里就有了,可见古今变化不大(王力1980)。数词中有两种词值得研究:一是占位数词的变化如“有、又、单、零”;二是附在数词后面表示约数的词,如“许、所、余、上下、左右、来、强、把、多”等。

8. 词缀。词缀从语法的角度看不是词,但研究词汇演变问题是需要把它作为词汇单位来看的,因为一方面如刘叔新(1990)所说,词缀作为语法性的结构成分,一般也同时兼有词汇性,有一定的词汇意义成分;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构词成分,所以它的发展对词汇系统的演变有直接的影响。汉语从古到今大家一致认为是词缀(有的叫词尾)的并不多,但类似词缀作用的单位不少,如吕叔湘(1984,517页)曾提出一个“类词缀”的概念,赵元任(1979,234页)称为“结合面宽的语素”。从词汇演变研究的角度不妨把词缀划得宽些。如吕先生提到的类前缀有:可、好、难、准、类、亚、次、超、半、单、多、不、无、非、反、自、前、代;类后缀有:员、家、人、民、界、物、品、具、件、子(分子、电子)、种(军种、兵种)、类、别(级别、国别)、度、率、法、学、体(半导体)、质、力、气、性。其中有的构词能力比较强,如“可”,很多动词加上它可以转为形容词,如“可爱、可怜、可喜、可恨、可悲、可恶、可耻、可笑、可恼、可怪、可怕、可惜、可叹、可观、可取、可靠、可嘉、可敬、可口、可行、可疑、可憎”,类似这种单位值得研究。

9. 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和副词。虚词的演变既是语法史研究的对象,也是词汇史研究的对象。过去对虚词的研究主要是语法史方面的,以虚词来源和用法的研究成果最多。特别是

近代产生而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虚词的来源和发展,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研究。但是表示同一种语法关系的虚词在历史上的消长交替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副词,从词汇演变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当薄弱。副词的整体功能较为单一,但意义和用法上个性很强,词义抽象,而且究其来源与实词,特别是与动词和形容词关系密切;考其发展,又可能变为其他类虚词,如变为连接词。另外通过词义引申而产生其他副词的情况也很复杂,因此副词在常用词演变研究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sup>①</sup>

---

<sup>①</sup> 近年来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的研究受到重视,其性质大家的看法不一,这类成分也可纳入到常用词语范畴,研究其古今演变问题。

## 二 衍生性演变

本节讨论衍生性演变的下位类型问题。这类问题讨论得比较多了,因为其中的内容与下面其他问题的讨论关系密切,所以把一般大家提到的一些类型也放在这里说一说,主要是结合自己的研究谈点看法。

依照衍生性演变中新词产生的途径或者依照新词与源词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出以下类型:

### (一) 词义引申

词义引申是新词产生的最主要的途径。蒋绍愚先生(1989a, 71页)说:“引申是基于联想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词义发展。甲义引申为乙义,两个意义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或者说意义有相关的部分。从义素分析的角度来说,就是甲乙两义的义素必然有共同的部分。”蒋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有的两个义位之间的引申关系或者说两个义位之间的联系比较明显,凭直觉也能感觉出来。如“驰”本义指“马快跑”,后来词义扩大了,泛指一般的“疾行”。一般地说词义扩大和缩小两种方式中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分析,但词义转移的情况有时就难分析一些。从目前词典中义项排列的情况看,很多义项之间的直接引申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例如“刚”表示“刚刚”(时间副词)的义位是从哪儿演变来的呢?在“刚刚”这个义位产生的时候,“刚”就有“刚强”“勉强”“偏偏”“恰好”“仅只”等义位,其中哪个义位与“刚刚”的义位联系最紧密呢?太田辰夫(1987a, 258页)认为可能由“恰好”之义引申而来,可是“恰好”和“刚刚”两个义位之间的联系就比较远了,也难以通过义素分析来获得,仅仅凭借义位间关系的远近,我们甚至难以评价太田辰夫先生的分析是否正确。再如“得”由“获得”引申为“能够”,

仅凭意义上的联系也较难说明二者的引申关系。我们认为在引申关系中,除了意义相关这一因素外,还有语法的因素在起作用。某个词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有时必须在一定的语法位置上才有演变的可能,如“得”由“获得”到“能够”的前提是“得”后带动词宾语,如:“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再如“来”引申出“招徕”之义,变成了一个新词“徕”,就是从使动用法来的,即“来”后带使动宾语。可见语法因素就像是连接两个义位之间的桥梁,有了这个桥梁,本来隔绝难通的意义,也可能发生引申关系。

## (二) 实词虚化

“虚化”国外叫“语法化”,蒋绍愚(1989a, 87页)说:“虚化指的是实词的词汇意义逐渐消失,最后变为表示语法关系的虚词。”沈家煊(1994)介绍了国外关于语法化研究的情况,他给语法化下的定义是:“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近年来梅祖麟、解惠全、蒋绍愚、刘坚和曹广顺等先生对汉语实词虚化问题作了很多的研究。这些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下面把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

1. 虚化和引申的区别。蒋绍愚(1989a, 87页)在讲到词义发展的方式时,并列提到了引申和虚化,说明蒋先生把它们看作两种有本质区别的现象。解惠全(1987)认为“实词的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由表示词汇意义向表示语法意义转化。这种转化与词义引申的道理大体相同,而且与词义引申密切相关。因为词义引申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具体到抽象,而词义虚化则常常是在引申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抽象化。从这种关系上看,也可以说虚化是引申的延伸和继续”。这里讲到了虚化和引申之间的联系。按照虚化的定义,只有实词变为虚词才是虚化,那么引申和虚化的区别似乎可以理解为:词义的变化如没有引起从实词类到虚词类的转移,那么是引申;如引起由实词到虚词的转移,就是虚化。按照这种理解,从实词义到

实词义的变化只能是引申。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多数的实词义到实词义的演变是引申,但有的就似乎应叫虚化才是。如汉语的个体量词多由名词演变而来,如名词“头”与量词“头”意义上有联系。但量词“头”与名词“头”相比,虚化的程度相当高。再如“个”由名词到量词的“计竹”再到“计一般的东西”,虚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的,刘坚(1995)谈到“个”的演变就用了“虚化”这个词。可是“个”仍是实词,似不应叫实词虚化。再如名词“里(裏)”变为方位词,无论从意义变化的角度还是语法作用的角度看,虚化程度都是相当高的。可一般把方位词看作名词,似也不能叫虚化。量词、方位词<sup>①</sup>和能愿动词,也包括代词等虽算实词,但是它们都是封闭的类别,语法作用很突出,而且与本义的联系也不明显,这种情况看作虚化可能更好。另外如果只有从实词到虚词才叫虚化,那么从虚词到虚词的变化只能算引申,而不能算虚化。实际上两个虚词意义之间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两个意义很难说哪个比另一个更虚。如“方”表“将要”的义位是从表“正在”的义位变来的,这两个意义就很难说谁比谁更虚,只能是引申。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意义比以前的意义更虚,语法作用更突出。如以下几句中的副词“才”:

- (1) 他才到这儿。
- (2) 会开完了他才来。
- (3) 正因为有困难才要你去。

以上三句中的“才”都是副词,但从意义和作用上看,虚化的程度依次增加。“才”在历史上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演变的,特别是从例(2)到例(3)的变化,是从一个认知域(时间域)到另一个认知域(原因域)的转移,具有语篇功能,显然虚化的程度更高了,似也应叫虚化才是。

---

<sup>①</sup> 吕叔湘(1984,493页)曾谈到“单音方位词和某些量词就很像后缀”,说明这些词的语法化程度是比较高的。



2. 伴随虚化的语音变化。吕叔湘(1984, 174 页)在解释量词前省略“一”的现象时说到“意义的强弱和声音的强弱是连带的”。一些实词虚化后,语音发生了变化。语音变化的大小似乎与虚化的程度和虚词的常用性有关。在汉语里与虚化关系最密切最普遍的是由原调到轻声的变化。可以不夸张地说,凡是读为轻声的成分都是具有一定虚化程度的成分。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这几类虚词的核心成员,凡单音节的基本都读轻声。汉语的词缀也是读轻声的,个体量词也多读轻声。同是读轻声还有程度的差别,结构助词、时态助词和词缀是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是典型的语法成分,轻声的结果不只是音高音强发生了变化,声母和韵母也要发生变化。同是量词,轻读的程度也不同,如“个”是量词里虚化程度最高的,它读轻声的表现是在“一”后可以脱落(如:“家里就他一人儿。”),在“两”和“三”后与数词合为一个音节,成了新词“俩”“仨”。同一个虚词在句中意义的虚化程度不同,语法作用不同,读音也有区别,如上举副词“才”的三个句子。例(1)句中“才”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以说话时间为参照,句中没有参照成分,“才”是信息焦点,重读;例(2)句中“才”也表时间,但以另一动作的发生作为参照,这里的“才”就有了一定的关联作用,一般读轻声;例(3)句中表逻辑关系,主要起关联作用,比例(2)更轻。另如“再”,陆俭明(1985, 18 页)谈到“再”表“重复”,在句中重读时表示实在的重复,轻读时表示空缺的重复,所谓空缺的重复应该就是“重复”义的虚化。因为“再”表实在的重复而重读时,句中可以不出现时间成分,如“我再吃一碗”。但表空缺的重复而轻读时,句中必须得有表时间的成分,如“现在没饭了,过会儿再吃吧”,其中的“再”就有了关联作用。词的意义的虚化和读音的弱化之间的共变关系可以用认知语言学上的象似性(iconicity)来解释。所谓象似性指的是感知到的现实的形式与语言成分及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沈家煊 1993、张敏 1998, 139 页)。语言中某一成分读音的轻重与这一成分在话语中所表示的语义的轻重之间往往是对应的,如句子的语义重心必须重读。相反,词汇意义虚化的成分